

听湘妹子讲“湘妹子的长征”

—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，今日女报 / 凤网特别推出报告文学连载

母女长征路

文 / 余艳

历史背景

1936年2月27日，红二、六军团撤出毕节，沿着毕节至威宁的一条道路西行。过金沙江，红军当初选择河上有铁索桥的普渡河，是北渡金沙江的理想渡口。但是滇军先一步将铁索桥牢牢控制起来，夺桥久战不决，使红二、六军团陷入东、西、北三面包围之中。形势危急，险象丛生。

母亲的祈祷

前方战事吃紧，后方女兵焦急。么妹在医疗队当护士，仗打急了，人手不够，她便跟着担架队去抢救伤员。17岁的年纪，那把力气和胆量真不含糊。

一出湖南进贵州，么妹就负了伤，飞机轰炸几块弹片钻进腿里，她住进卫生队。本是养伤的，因勤快能吃苦，又单纯，还唱得一口好山歌，被留下做了卫生员。

最初，一批批伤员从战场上送下来，脑袋被打得血肉模糊的，腿上炸开大窟窿的，望着白花花的骨头，么妹害怕；再一批肠子流在外头的、缺胳膊少腿的，么妹哪敢拢边。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是心在抖、泪在流，慢慢地靠近、半眯着眼睛为红军处理伤口。

“护士啊，我的胳膊痒死了！你快给我打开看看吧！”一位伤员惨叫着。么妹把纱布一层层打开，哇，伤口已经霉烂成黑色，白花花的蛆顺着绷带往下掉。么妹转身跑出去，把胃里仅有的一点东西都吐出来。可转身，么妹再把纱布撕成条，蘸上水，给这个伤员轻轻擦拭。每擦一下，伤员都疼得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。一连很多天，半夜的噩梦能把么妹吓醒……

在害怕中磨炼、在恐惧中成长。好在么妹活泼开朗、能唱会跳，上下左右、尤其伤员见她就安静。她知道他们想听支歌。

“冬月飘雪花，劝郎莫想家，莫把妹牵挂，多把敌来杀”

这天正唱歌的么妹，见一年轻伤员被抬来一动不动，她左看右看不相信他死了，俯身在伤员的鼻翼处感觉还有细若游丝的呼吸，就开始细心按摩、推拿、喂水喂药。再不行，含着泪念念有词，唱着歌安慰呼唤……

“有人想你呢，你醒来呀——”
唱：小小园中一堵墙，苦瓜丝瓜种两行，郎吃吃苦瓜苦想姐，姐吃丝瓜思想郎。

“有人写信来，起来看看——”
唱：八月十五桂花香，妹从千里写信来。生前不见妹的面，死也不准进棺材。

“许了愿保佑你，活过来啊——”

唱：走也愁来坐也愁，娘娘庙里许猪头，许了猪头还了愿，保佑哥哥到白头。

两天两夜，活了，那伤员在么妹手上奇迹般地活过来！么妹那个高兴啊，像自己死里逃生，像她做了一回在世观音……

渐渐地，么妹爱上了这份又脏又累的苦差事。

么妹一家是贺龙亲批的全家八口上长征，这事轰动大庸城，在红军队伍中也动静不小。走长征，一家八口分三拨，前面筹粮的老爸侯昌任负责7岁的九么弟；叔叔侯昌贵和大哥二哥侯清芝、侯清平在枪林弹雨的一线；她和老妈殷成福、嫂子刘大梅编在后勤队。

在殷成福的被服队，还有么妹的卫生队，都是女红军成堆的地方。天天战事不断，死人的事经常发生。女红军战士们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的丈夫突然“光荣”了。每到宿营时分，她们谈得最多的还是“那个人”的事。



主人公殷成福老年时的照片。

“今天不知能不能见那个人一面。”“怎么，又想你家那位了？”身边的姐妹半开玩笑。

“你不想，我想。是想他们的平安呀……”

殷成福观察，如果时间允许，任务不急，女红军们便开始寻找自己的“目标”你找你的，我找我的，到处是热切而充满焦虑的眼睛。婚恋自由，红军战士们随真挚、热烈的爱，那种思念和眷恋哦，一起在撑着艰难苦痛的岁月。

以妈妈的身份，殷成福为这些女儿们祈祷：老天爷行行好，花儿

作者简介



余艳，湘妹子，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18部个人专著，文学、影视作品共500多万字。代表作：《板仓绝唱》《杨开慧》《后院夫人》三部曲等。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徐迟报告文学奖、2013年报告文学年度奖和湖南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湖南报告文学一等奖、《人民文学》新秀奖等国家和省级奖项十多次。

上期回顾

殷成福全家集体请缨参加长征。
为了表明决心，殷成福坚决表态：我们家不管哪个掉了队都不要部队管。我们受伤、被打死，也不要部队招呼 and 收埋！尤其是为了带上未来的儿媳大梅，殷成福两口子还特意提前为儿子举办了婚礼。

这一家八口，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，但他们的决心最终打动了贺龙，获得特批：全家出征……

样的年华，她们就这点对爱的期盼、对未来的向往。一朵蓓蕾，刚刚绽放，您让她们在苦水里也能花开灿烂；一点火种，刚吐星光，您让她们在黑夜里也能照亮希望。

独自埋葬心上人

么妹“进步”挺大，却不是殷成福所望。十六七的女孩子，不该这么坚强的，不该这么老练的，不该这么懂事的。她偷懒贪玩、没心没肺才正常。

艰苦征战和牺牲，么妹小小年纪找到了那份担当。可母亲多么盼望女儿能在这死沉沉、硬邦邦的沉重里找到她生命的柔软——女孩青春的快乐。

么妹从那些豆蔻年华的女战友热盼眼神中露出她的初蒙，当娘的殷成福早看出来，只是装麻木、不过问。近段，么妹常带回一些卫生队的消息，让娘和嫂子跟着欢喜和忧伤。脸上的笑明显跟原来大不相同，还把她们湘西情歌哼进哼出。

生不丢来死不丢，除非蚂蚁生骨头；除非冷饭又发芽，石头上生石榴；

郎不丢来妹不丢，与郎牵手看水流；变鸟跟郎同栖树，变鱼和郎共水游。

后来才知道有小伙子省口粮给她。口粮是命哇，用命护着女儿的男人，真好；还知道，一个红军营长老把马让给她骑。有人疼着那双受伤脚，就够！看着女儿整日疲惫却幸福的脸上，有了亲人都逗不出的笑，有任何爱都替不了的幸福，当娘的心啊总算宽宽地舒了一口气。

殷成福还多少次默默幻想：漂亮、活泼的女儿，不久就能领个帅帅的红军哥来见她。然后，也像那些姑娘一样，天天想、夜夜盼，日子就因盼头多了色彩。

望着辛苦一天的女儿疲惫地熟睡，一个个晚上，在甜蜜的梦中露出淡淡的微笑，当娘的，咀嚼鲜莲心一般从苦里嚼出一点点甜。

么妹这夜回得很晚，说了句才从战场下来。殷成福看一眼她的脸色，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。么妹嘴一撇就哭了：“是小莲，她……”小莲？殷成福知道她，一个整天盼丈夫盼了三个月，么妹的好伙伴。“她，她男人……”么妹点点头，

继而推出一幅凄美的画面。

战斗刚结束，尸横遍地，我们卫生队上阵地掩埋尸体。突然，跑前面的小莲远远地看见靠在冒烟树杆上的“他”，她没命地扑上去就抱住了。她哭呀喊呀，眼泪和丈夫的血流到一起。唉，小莲这几个月提心吊胆，天天盼

着能意外相见，却见了她最后一面……

姐妹们都替她流泪难过，为她祝福祈祷。可那些有相好、有丈夫的姐妹更揪心，为小莲祈福的同时，也都在为自己男人祈福平安。看着小莲脱下外套裹住丈夫身体，再细细擦掉他脸上血污、把随身的手绢盖上去，大家的心都碎了。

殷成福的心一阵紧似一阵地听女儿的述说，她死死地盯着么妹，总觉得她身上的柔软开始坚硬，还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散去。殷成福想说：么妹你能哭、能痛、能喊，千万不能绝望……

可不多久，殷成福哭不出更笑不出——日子全让心惊肉跳给占满了。

么妹这天凌晨才回，一身的黄土不洗不除，倒头就睡。人像卸骨抽筋后一张灰纸铺在地上，薄薄的、暗暗的——天啦，么妹有事！

悄悄去问马忆湘，她畏畏缩缩的，半天才说：“么妹不准我告诉你们……那个营长，就是常把马让她骑、把口粮省给她吃的高个小伙儿，在昨天的敌机轰炸中……牺牲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殷成福张开大口，木呆呆地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后面的事，忆湘不说殷成福也能猜到几分。我们的湘妹子，天生重情重义，能担敢扛。那个高个营长牺牲后，由于找不到挖土的工具，最后，大家弄来一大堆草，堆成一座草坟，“掩埋”了这位年轻的战士。可么妹觉得对不住他，

当夜去附近村庄借来铲子锄头，也不跟任何人说，一铲铲、一锄锄，用她手上的血泡、用她没停的泪水，硬是独自把他……土葬了。

么妹，我可怜的么妹哟……殷成福没法知道女儿是怎样独自苦着累着，心痛着；怎么跟高个营长说了一夜的心里话；又怎么把身上可以当信物的东西一起埋葬。可么妹呀，妈为你骄傲！你让一个红军战士心安了、魂定了。尽管，他没福哦，他没有活到和你地老天荒；他又有福呢，你为他付出这番情，够他来生回味！妈也不怨你，我的湖湘女儿，够情义，有担当，好样的！只是，该说的你对他说了一夜，该做的你为他做了终生。一段情……埋葬了。可长征还得继续，生活还要重来。

太累太痛的么妹躺在地上，死人般地睡着了，活跳在她脸上的青春光芒变成挥不去的灰一般的阴霾，殷成福直看得脊背发凉、心在流血。

(下转 A07 版)